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樂府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賓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 齊賢曰陸士衡樂府門有車馬客行曰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陳平門多長者車轍白日行曰白馬黃金鞍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張景陽詩朱軒曜金城又門有車馬客行曰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與此同意鮑照野鵝賦曰對鐘鼓之悲辛 士贇曰左傳左輪朱殷楊子赤輪駟馬金朱煌上 無已泰平刻向傳令王以朱輪華轂鮑照代門有車馬客行云門有

車馬客問客何鄉士捷步往相訊果得舊鄉里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士贇曰李陵詩望遠悲風至對酒不能酬鮑照詩停觴不御欲誰須〕嘆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齊賢曰結客少年場曰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任昉詩曰結權三十載生死一交情陶潛詩閑居三十載〔士贇曰江淹詩渺然萬里遊漢馮奉世傳要功萬里之外曹植七啓曰志飄飄焉嶢嶢焉若狹六合而隘九州鮑照詩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空談帝王略紫綬不挂身〔齊賢曰陳登曰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百官公卿表曰侯金印紫綬前漢書曰丞相金印紫綬〔士贇曰前漢叔孫通贊語曰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史蔡澤傳結紫綬於腰後漢輿服志公侯將軍紫綬二采〕雄劍藏玉匣陰符生素塵〔齊賢曰戰国策曰蘇秦發書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士贇曰雄劍見二卷註唐書藝文志集註陰符經一卷註云太公范蠡鬼

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李鑒李銳楊晟注
李筌驪山母傳陰符玄義一卷注云筌號少室山達
觀子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帝陰符經本題云
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至驪山老母傳其說廓
落無所合流離湘水濱齊賢曰宋玉九辯曰廓落兮
覊旅而無友生注喪志失耦
愧獨立也士贇曰莊子云瓠落無所容謝靈
運詩序彼頽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借問宗
黨間多爲泉下人齊賢曰爾雅有宗族有母黨妻黨
世說庾道季曰曹蜍李志雖見在
厭厭如九泉下人士贇曰古詩潛寐黃泉下千
載不復見繆襲挽歌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生苦
百戰役死託萬鬼鄰齊賢曰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
之善者也陸士衡挽詩曰昔居
四民宅今託萬鬼隣士贇曰山海經云東海
中蟠桃其卑枝間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北風揚
胡沙埋翳周與秦大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惻愴竟

何道存亡任大鈞〔齊賢曰〕刘公幹詩曰涼風吹沙礫賈誼賦曰一鈞播物坱圠無垠〔士贇曰〕詩云北風其涼漢書大風揚沙石晝晦飽照詩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飛揚周秦者東西二都也何晏景福殿賦乃大運之攸戾陶潛詩天運苟如此又死去何所道又惻愴何所悲漢書鵩賦注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良曰言天地輪轉萬物生死之理坱圠無際也陸机門有車馬客行云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投袂赴絕塗攬衣不及裳撫膺攜客泣掩淚叙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成丘荒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茫茫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太白此詩與陸机詩相出入故全録

君子有所思行〔齊賢曰〕樂府解題君子有所思

滿盈所宜敬忌（士贇曰）王僧虔技録君子有所思行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也文選有陸士衡之作

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憑崖望咸陽宮闕羅北極（齊賢曰）東都賦結雲閣冠南山南山終南也王逸九思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冥注青冥雲也莊子曰和之以天倪咸陽縣在京兆府西四十里秦漢隋唐所都（士贇曰）詩云終南何有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西都賦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楚詞據青冥而攄虹咸陽即西都唐建都於此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井驚畫出九衢如絃直渭水銀河清橫天流不息（齊賢曰）鄭康成云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漢宮闕

疏曰長安立九市六在道西三在道東西都賦曰街
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選詩直如朱
絲絃〔王〕贊曰前漢刑法志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鮑照
詩馳道直如髮袁淑詩信行直如弦書導渭自鳥鼠
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三
輔記秦都咸陽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浮橋南渡以法
牽
牛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赩〔齊賢〕曰堯治天下不知
治歟不治歟問外朝外
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江文通詩曰瑤草正翕赩
琴賦曰瑤瑾翕赩〔王〕贊曰左傳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選詩文物共葳蕤廐馬散連山
文中子曰大哉中国衣冠之所自出也
軍容威絕域〔齊賢〕曰唐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爲二廐
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
中又增置飛龍廐以張萬歲領郡牧自正觀至麟德
四十年間馬七十六萬六千置八方四十八監食負
志正观初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唐兵制天

軍[王賛曰]周禮六繫爲廐〻一僕夫詩云乘馬在廐
牲之秣之連山即祈連山也見二卷注前漢胡建傳
軍容不入國張綺天台賦云邈彼絕域

伊皐運元化衛霍輸筋力歌鍾

樂本休榮去老還逼圓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昃不散

東海金何曾西飛匿齊賢曰漢書伊皐之徒曹子建詩白日忽西匿[王賛曰]伊尹皐陶衛青霍去病也記老者不以筋力爲禮鮑照詩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鍾曹植詩曰圓景光未滿易豊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吳越春秋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晉天文志日爲太陽之宗書自朝至于日中昃疏曰日中則昃謂過中則斜側也陳子昂詩微月生東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王粲登樓賦白日忽其西匿

無作牛山悲惻愴淚沾臆齊賢曰王仲宣詩惻愴令吾悲[王賛曰]齊景公悲牛山事見二卷注陸机詩惻愴論存亡周弘正送婦葬詩先後能幾時空使淚沾

臆唐至於天寶盛之極矣此詩乃戒滿盈之作也可謂憂深思遠者矣

東海有勇婦 代關中有貞女又作賢女士贇曰樂府正聲漢鞞舞歌五曲有關中有賢女魏曰明明魏皇帝晉曰洪業篇

梁山感杞妻痛哭爲之傾金石忽暫開都由激深情 齊賢曰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趙岐注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家語云至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士贇曰列向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周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周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爲

五乘之賓而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歩難止
以利是汙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
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
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
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諭
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
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周曰吾豈無勇
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
毋死與子同莒国杞梁華周曰去国歸敵非忠臣也
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
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
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
隅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又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
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
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長哭杞都
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
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劉向新序楚熊渠夜行見
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

復射之矢擁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東海有勇婦何慚蘇子卿學劒越處子超然若流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十步兩躩躍三呼一交兵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藏行鬻此伉儷憤粲然大義明（王贊曰）漢書蘇武字子卿使匈奴單于欲降之留十九年竟不降全節歸漢處子學劒見四卷注鮑照詩捐軀報明主後漢耿恭傳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鮑照詩白刃起相讎曹植詩素雪云飛詩云悠悠蒼天鄒陽上書曰精誠變天地莊子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漢張耳傳野無交兵左傳未有伉儷注伉敵也儷偶也漢董仲舒傳周道粲然復興易男女以正天地之大義也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名在列女

籍竹帛已光榮〔十一〕贊曰後漢仲長統傳表德行以厲風俗晉桓溫曰流芳百世潘岳詩流芳未及歌曹植詩名在壯士籍漢書李陵曰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曹植求自試表名稱垂於竹帛淳于免詔獄漢主爲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十二〕贊曰漢刑法志孝文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乃罵女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悲憐其意遂詔除肉刑具爲令列女傳趙津女涓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召欲殺之津吏女子持楫而前曰妾父聞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至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少一人涓乃攘袂操楫而請簡子許之遂以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

之歌其詞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勿疑簡子大悅以爲夫人孟子曰舜之子亦不肖

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成（齊賢曰史刺客傳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漆智伯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必爲報讐而死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廁中七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之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行乞於市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使人問之豫讓也於是乃數豫讓使兵圍之豫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于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報智伯矣遂拔劍自殺死之日趙国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要離

殺慶忌雖失所素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譽豈知東海婦專立獨揚名

齊賢曰通鑑外紀曰吳王僚子慶忌居衛養士欲報仇闔廬患之伍子胥薦要離要離曰請君罪以逐臣殺臣妻子焚之往投必得近而圖之闔廬從其謀要離奔衛有間與慶忌涉江中流因風勢抽戈擊慶忌力薄不制什而投之江浮則又取而殺之如是者三慶忌曰妻子爲君忠也得來近吾謀也弱力敢加兵于勇也赦之闔廬將厚賞之曰殺妻子以便事不仁爲故主殺新主不義捽而三入三出于江臣已厚矣伏劍而死(士贇曰)吳越春秋吳王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願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大王患慶忌乎吾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

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要離乃遂加衛求見慶忌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中流要離力微坐與上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于水中乃加于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言訖遂投身于江未絶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江淹書曰進不買聲名於天下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黃葛篇　士贇曰樂府遺聲草木

黄葛生洛溪黄花自綿冪青烟蔓長條繚繞幾百尺〔干贇曰詩云綿綿葛藟在河之滸注云興也綿綿長不絶之貌箋云生于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絶〕閨人費素手採緝作絺綌〔齊賢曰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即此意陸士衡詩曰揮手如振素精爲絺粗爲綌〔士贇曰古詩纖纖出素手扎扎弄機杼詩葛覃注曰精曰絺粗曰綌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說苑綿綿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良工不得枯死于野〕縫爲絶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齊賢曰謝惠連詩縫爲萬里衣九域志曰南縣隸愛州九眞郡蒼梧山見三巻注大火心星也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張揖曰火中寒暑乃

退士贇曰琴操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江淹別賦一去絕國詎相見期漢書武帝紀曰使絕国師古曰遠絕之國謂聲教之外詩七月流火注曰大火者寒暑之候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前漢律歷志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于尾九度唐地理志嶺南道有驩州日南郡梧州蒼梧郡記月令孟夏天子初衣暑服注曰絺綌也古詩過時而不採太白此詩忠厚之意發于情性風雅之作也今世此蜉輩作詩評乃謂太白詩全無關於人倫風教吁是亦未之思耳

白馬篇〔齊賢曰〕曹子建有白馬篇〔士贇曰〕歌録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龍馬花雪白金鞍五陵豪〔齊賢曰〕周官馬八尺以上為龍漢書原涉傳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此為五陵而霸杜皆不與〔士贇曰〕後漢為皇后傳云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五臣選江淹別[illegible]

五陵漢書曰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良曰杜陵霸陵在南餘五陵皆在北故曰五陵漢書曰徙吏二千石豪富人及豪傑兼幷之家于諸陵盖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

秋霜切玉劍落日明珠袍

齊賢曰王子年拾遺曰越勾踐以白牛馬祠昆吾山之神以其山赤金成八劍一曰掩日二轉魄三斷水四懸翦五鷩鯢六滅魄七却邪八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珠袍綴珠袍縫也王贊曰東方朔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刀長一尺切玉如泥珠袍者俠客之服

鬭雞事萬乘軒蓋一何高

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

齊賢曰說苑曰翟璜乘軒車盖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盖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士贇曰鬭雞及萬乘事並見二卷注前漢于定國父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高盖車曹植詩曰仰手接飛猱

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寳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士贇曰〕漢書楊惲書曰酒後耳熱穀梁傳孟勞魯之寳刀賈誼傳秦刘民如草菅劇孟事見三卷注詩云以遨以遊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叱咤萬戰場匈奴盡奔逃〔齊賢曰〕漢武置弘農縣于秦故函谷關謂道形如函即荀卿所謂秦有松栢之塞唐志隴右道洮州臨洮郡治臨洮縣今為西和州築長城起臨洮今在州西二十里由崆峒山傍洮水東孫子曰百戰百勝〔士贇曰〕函谷關及從軍事見二卷注臨洮氷名漢唐以為塞在隴西仲長統傳曰豈可輙啓叱咤唯我所為者乎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于戰場蘇武詩行行在戰場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齊賢曰〕季布傳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周昌傳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士贇曰〕漢書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羞入原憲室荒淫

隱蓬蒿齊賢曰史紀子貢家累千金原憲不厭糟糠匿于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之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病乎憲曰貧也非病士貮曰劉向新序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阮籍詩俛仰趣荒淫莊子翱翔蓬蒿之間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此詩

寓貶于褒寄揚于抑深得國風之旨讀者宜細味之

鳳笙篇王贊曰樂府遺聲歌舞二十一曲中有鳳笙篇

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丘彩鳳鳴始聞鍊氣飡金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欲歎離聲發絳脣更嗟別調流纖指齊賢曰王子晉好笙作鳳鳴事見前注說文笙正月之音十三簧象鳳身蓋其簧十二以應十二律其一以象閏離騷注曰三成爲崑崙丘謂崑崙丘三重故以名鳳翔于崑丘抱朴子曰合金液唯金難得古秤一斤於今爲二斤率不過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其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都合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人又月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受之

去莫後遊謝靈運詩聯翩何窮巳洛神賦曰翩若驚
朝士贇曰鮑照詩淮南王學長生服食煉氣續仙經
真誥曰金液煉形神仙大真夫人傳曰仙方凡有九
品六名太清金液之華靈樞金景內經上界玉京注
曰玉京無為天也古詩迢迢牽牛女星謝惠連詩去去
情彌遲吳越春秋句踐將伐吳乃命國人與之訣而
國人悲哀作離別之聲鮑照詩倦客惡離聲陸機詩
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
此時惜別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真曲和清
吹卻奏仙歌響綠雲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應尋緱
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丘斷不還士贇曰列仙傳王子
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遇
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四十餘年後于山中見
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緱氏山至是果乘
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時有童

謠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摇瑟鳳吹笙乘雲鼓氣吹日精長不歸秋山露冷浩君衣曹植詩一往不復還

此篇遊仙詩也

怨歌行（齊賢曰一作長安見内人出嫁令余代爲怨歌行）（士贇曰歌録曰怨歌行古辭也漢班婕妤擬之見文選王僧虔技録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怨詩亦曰怨歌行亦曰明月照高樓）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屏中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士贇曰宋玉神女賦美貌横生燁乎如花温乎如瑩注説文曰瑩玉色也禮記山立玉色漢羊勝屏風賦曰屏風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秀沓璧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宋玉高唐賦曰願寧知趙飛燕奪寵恨

無窮沈憂能傷人綠鬢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爲空[齊賢曰]古辭有怨歌行班婕妤擬之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俄而大幸爲婕妤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稀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陵薨宋玉笛賦武藝發沈憂曹子建詩曰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即此意毛詩首如飛蓬[士贇曰]漢書班婕妤自鴻嘉後上稍淫内寵婕妤復進見趙飛燕譖婕妤祝詛後宮及主上遂退處東宮班婕妤作自悼賦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鷫鸘換美酒舞衣罷雕龍寒苦不忍言爲君奏絲桐腸斷絃亦絕悲心夜忡忡[齊賢曰]西京雜記相如還成都以鷫鸘裘就楊昌貰酒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詩憂心忡忡[士贇曰]七略雕龍赫注曰言操修鄒衍之術若雕鏤龍文也此言雕龍者謂舞衣上之雕畫龍文也桓譚新論神農削桐爲琴繩絲爲絃選七哀詩絲桐感人情樂

府有苦寒行鮑照詩行子心腸斷詩云我心傷悲列子鍾期死伯牙絕絃又悲心更微此詩雖宮怨之體然寄興深遠怨而不誹其得國風之遺意歟

塞下曲六首〔士贇曰〕樂府遺聲征戍十五曲中有塞下曲

五月天山雪。無花秖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齊賢曰〕漢西域傳天山冬夏常有雪〔士贇曰〕崔豹古今注橫吹胡樂也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陽望行人十曲

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劒。直爲斬樓蘭。〔齊賢曰〕漢書傳介子齊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既醉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三人從後刺之立死〔士贇曰〕玉鞍見上注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

嘗殺漢使者介子使大宛至樓蘭與其王飲酒
皆醉使壯士三人刺之立死遂持其首還詣闕

其二

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橫戈從百戰直爲銜恩甚
握雪海上飡拂沙隴頭寢何當破月氏然後方高枕

齊賢曰過秦論曰并吞八荒師古曰八方荒忽極遠
之地魏李伯謂張揚曰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暢
曰若虜馬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戰國策衛獨過免
背橫戈而進揚雄諫曰北狄不服中國未得安枕高
寢王贊曰古詩胡馬依北風古樂府飲馬長城窟史
趙世家百戰百勝之術漢書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
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乃臥齧雪與
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遷徙武北海上
無人處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
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

背有舉在焉故高枕而自適漢書張良曰君安得高枕而卧揚雄解嘲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此並用其字

其三

駿馬似風飈。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

齊賢曰古今注曰始皇七馬一曰追風謝靈運詩鳴鞭適大河九域志渭橋在京兆高陵縣距府東北七十里天官書昴曰旄頭正義曰昴一星爲旄頭胡星動搖若跳躍者胡兵大起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漢宮室疏曰麒麟閣蕭何造又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閣蘇武傳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士贇曰)鮑照詩

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留神像此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相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留覺之便沒水故置其象於水上唯有腰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命移下天騎事見三卷注

其四

白馬黃金塞。雲砂遶夢思。那堪愁苦節。遠憶邊城兒。螢飛秋窓滿。月度霜閨遲。摧殘梧桐葉。蕭颯沙棠枝。無時獨不見。流淚空自知。〔齊賢曰古今注曰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也易節卦彖曰苦節不可貞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左太冲詩邊城苦鳴鏑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上林賦沙

棠櫟櫧張揖注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
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士贇曰沈約宋
書薛健據黃金城周禮春官三日思夢沈約詩神交
疲夢寐路遠隔思存鮑照詩實是愁苦節惆悵憶情
親謝元暉詩曰
故人心不見

其五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
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齊賢曰漢書匈奴至秋馬肥弓勁則入塞漢文帝叙
傳曰龍荒朔漠莫不來庭龍沙謂龍庭之沙鮑明遠
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漢高祖斬蛇劍十二年
一磨礲不常如霜雪後漢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歸
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超妹
亦上書上䟽其言召超還王贇曰淮南子天子之兵

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楊雄長楊賦曰天兵四臨前
文帝紀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
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
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
至第五鮑照詩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
羽將以分虎竹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期
貳師城取善馬至郁城郁城距之引還士不過什一
二上書乞罷兵武帝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
之貳師恐屯燉煌帝益發十八萬給之小國莫不迎
出食給軍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圍其城四十餘
日宛邑人共殺王毋寡持其頭至貳師貳師取善馬
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牲三千餘匹立昧蔡爲宛王而
歸入玉門關者萬餘人馬千餘
匹乃下詔封廣利爲海西侯

其六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

兵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淨妖氛

齊賢曰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注漠北方流沙也揚雄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鮑照詩曰天子按劍怒樊噲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士贇曰史記匈奴傳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于甘泉長安數月漢書曰燕王按劍而怒李將軍傳匈奴入殺遼東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也避之數歲後漢地理志漢陽郡隴州有大坂名隴底左傳一戰而覇北史高琳爲後周名將周文帝宴群公仍賦詩琳詩曰寄言竇車騎多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淨妖氛此六詩從軍樂之體也

來日大難

士贇曰來日大難者即古樂府善哉行亦曰日苦短也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脣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

來日一身携糧負薪長鳴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過千春〈齊賢曰言始者貧苦今幸懽樂當思遠圖仙人相存以下皆寓言朱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曹植善哉行曰來日大難口燥唇乾韓詩外傳曰乾喉焦唇仰天而嘆灌夫傳曰竇嬰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容誅士贇曰詩云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千春事見一卷〉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凌三山陸慧五嶽乘龍天飛目瞻兩角授以仙藥金丹滿握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塡東海強銜一木〈齊賢曰謝靈運詩越海凌三山五嶽泰山嵩山恒山華山衡山也黃帝乘龍上天抱朴子曰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巳乘雲駕龍上下太清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司馬曰蟪蛄寒蟬一名蝭蟧春生夏死或曰山蟪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山海經赤帝女名女娃游東海溺而不反化爲精衛常銜

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士贇曰〕史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班固荅賓戲曰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抱朴子曰合金丹之大藥又曰鄭君惟見授金丹之經又見二卷注

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齊賢曰〕軒轅黃帝名莊子云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見之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敢問治身奈何可以長久屈原卜居曰蟬翼爲重千鈞爲輕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毛詩蒼蠅之聲〔士贇曰〕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疏曰猶若聖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也鮑照詩途窮慘短計晚至重長生詩意謂黃帝猶知以道爲重師問廣成視天位猶蟬翼之輕以求長生久視之術而下愚之士乃戀戀浮榮聞道而笑亦可哀矣

塞上曲〔士贇曰〕樂府塞上曲者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

齊賢曰嚴尤諫王莽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唐突厥傳叙曰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唐太宗初即位頡利將十萬騎襲武功太宗與高士廉房玄齡馳六騎出元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責其負約群酋見帝皆驚下馬拜翼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上突厥引退九域志鹽州五原郡領五原白池二縣士贇曰三輔故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漢書地理志五原郡屬朔方郡本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建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王瓚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鮑照詩將死胡馬跡

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華色

齊賢曰前漢匈

奴傳應侯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
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冐頓依阻其中匈奴名妻閼氏
言可愛如嚥脂西河舊事歌曰失我閼氏山使我婦
女無顏色〔王贊曰漢書樂歌天馬徠自西極漢書樊
噲願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燕支
山事見四卷幽州胡馬客歌注
轉戰渡黃河休兵
樂事多蕭條清萬里瀚海寂無波〔齊賢曰史記曰驃
騎將軍過焉支千
餘里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瀚北海名
〔王贊曰史匈奴傳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
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謝靈運詩叙賞心
樂事班固燕然山銘曰然後四校横徂星流彗掃蕭
條萬里野無遺寇史匈奴傳驃騎將軍封於狼居胥
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注如淳曰瀚海北海名正義
曰按瀚海自一大海群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禮
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平則江海不揚波
謝玄暉詩江海既無波唐史突厥頡利自武德便橋

突厥靖率勁騎三千襲惡陽嶺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走保鐵山靖督兵疾進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其國遂亡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漢矣初破定襄帝喜曰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北之恥矣事見唐書李靖及突厥傳

此詩是美頌一時勳德借漢爲喻也

玉階怨 齊賢曰謝朓玉階怨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玉階怨太白此篇無一字言怨而隱然幽怨之意見於言外晦菴所謂聖於詩者此歟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齊賢曰西都賦曰玉階彤庭西京賦金戺玉階漢書昭陽舍黄金塗白玉階傅長虞詩攜手升玉階南都

賦曰羅襪躡蹀而容與洛神賦羅襪生塵士贇曰漢書班婕妤爲趙飛燕譖退處東宮作賦自悼云華殿塵兮玉階苔後漢大秦國以水晶爲柱食器水晶簾以水晶爲之如今之琉璃簾也

襄陽曲四首士贇曰樂府正聲清商曲有襄陽樂宋隋王誕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夜聞諸女歌謡因爲之詞焉宋劉道彥爲雍州有惠化百姓歌之謂之襄陽樂非此也古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艶驚郎目太白此詩述史而已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回淥水花月使人迷

齊賢曰九域志襄州襄陽郡治襄陽縣楊惲曰人生行樂耳白銅鞮曲名淥水漢水也士贇曰樂府都邑三十四曲有白銅鞮歌亦曰襄陽白銅鞮何晏景福殿賦淥水浩浩

其二

山公醉酒時酩酊高陽下頭上白接䍦倒著還騎馬

齊賢曰晉山簡鎮襄陽唯酒是耽諸習有佳園池簡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士贇曰韻釋接䍦白帽也接或作睫䍦或作䍦通作攡爾雅注睫攡江東取白頭翅背上長翰毛以為睫一名之曰白鷺縗

其三

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

齊賢曰峴山在襄陽南十里晉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言詠終日不倦卒時年五十八帝哭之甚哀南州人征市人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其巷德所感如此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憇之所建

碑立廟歲時祭享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王贊曰）襄陽圖經漢江出自嶓冢謝靈運詩曰圖諜復磨滅

其四

日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公欲上馬笑殺襄陽兒

齊賢曰晉書習郁家有大池（王贊曰）南史垣崇祖傳曰自可拍手笑殺

大堤曲（齊賢曰）古今樂錄大堤曲隋王誕爲襄州時作張柬之大堤曲曰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王贊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

齊賢曰嶓冢道漾東流爲漢襄陽在漢水之陰

堤諸女兒花艷驚郎口春風無復情吹我夢魂散不

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齊賢曰魏文帝詩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情人陸士龍詩髣髴眼中人王贊曰謝玄暉詩故心人不見思玄賦天長地久歲不留梁簡文樂府常歡林辭曰分手桃林岸遂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西流）

宮中行樂詞八首　奉詔作（王贊曰樂府遺聲行樂四十八曲有宮中行樂詞）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

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

（齊賢曰古詩盈盈樓上女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美女篇曰羅衣何飄飄左傳寡人生於深宮之中西都賦乘茵步輦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李白外傳開元中沉香

亭牡丹開上乘照夜車太眞妃以步輦從[王贊曰]貯嬌金屋見前注西都賦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晉天文志紫宮垣十五星紫微太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洛神賦披羅衣之璀粲長門賦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

其二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齊賢曰十洲記承淵有金臺玉樓上林賦注翡翠大小如雀雄赤曰翡雌赤曰翠江淹詩列坐金殿側古今注鴛鴦匹鳥楚辭姱容修態絙洞房陸機詩洞房結阿閣漢書孝成趙皇后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

其三

盧橘爲秦樹。蒲萄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

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齊賢曰上林賦盧橘夏熟櫻桃蒲萄羅乎後宮應劭日伊尹書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大宛馬嗜苜蓿其國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漢使求蒲萄苜蓿種歸天子種之離宮別舘之傍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蒲萄宮秦穆公女弄玉吹簫作鳳鳴鳳凰來止其屋謝靈運詩序曰賞心樂事士贇曰史大宛傳宛蒲萄爲酒馬耆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前漢志絲曰絃竹曰管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馬融笛賦近世羌笛從羌起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荀子鳳凰啾啾其聲若簫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東都賦聖上覩萬方之歡娛

其四

玉樹春歸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出花間語。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嫦娥。

齊賢曰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李善注漢武故事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奔于月士贇曰樂府玉樹後庭花陳後主所作常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太樂令採其尤輕艷者以爲此曲

其五

繡戶香風暖。紗窗曙色新。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相親。

鮑照詩艷陽桃李節○王贊曰鮑照詩文窻繡戶垂羅
幕唐禮樂志天授鳥歌武后作也天授年號鳥歌者
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昭陽殿名見前注長楊
賦云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
綱江淹別賦云羅與綺兮嬌上春

其六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
艷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

齊賢曰漢武故事上起明光宮三輔舊事桂宮內有
明光殿成帝紀神光降集紫殿謝朓詩紫殿肅清陰
三秦記曰漢鉤弋夫人手拳時人效之自爲藏鉤風
土記藏鉤之戲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則敵對若
奇則使一人爲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爲飛鳥又
曰爲此戲必於正月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鉤

賦曰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鉤為戲殷敬順曰彄與摳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剩一人則往來於兩棚謂之餓鴟渚宮故事曰殷仲堪與桓玄共藏鉤一明百籌桓朋欲不勝惟餘虎探在顧愷之為殷仲堪參軍屬疾在廨桓遣信請顧起射取虎探愷之來坐定語顧曰君可取鉤顧荅曰賞百疋布顧郎取得鉤桓朋遂勝

其七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艷舞衣。晚來移綵仗。行樂泥光輝。

齊賢曰毛詩春日遲遲燕語曰唐制以宣政為前殿謂之正衙紫宸為便殿謂之上閤方其盛時宣政常明日見群臣遇朔望靈寢薦食然後御紫宸旋傳宣

入閣中世宜聞天衛王衛二行

之禮遂靡揚惲書曰人生行樂耳

其八

水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繞瀛洲。素女鳴珠珮。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

齊賢曰漢書蕭何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史武帝作建章宮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山立遲詩馳道聞鳳吹吳都賦嫋嫋素女韓詩外傳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遇二女佩明珠大如荊雞卵王贊曰家語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淮南子曰素女黃帝時方術女張衡思玄賦素女撫絃而餘音維摩詰經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

清平調詞三首 齊賢曰樂史序太白事曰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眞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中弟子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手捧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白承詔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龜年歌之太眞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眞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學士 士贇曰唐禮樂志平調淸調周房中樂遺聲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不如是豈可下至○齊賢曰一穆天子傳一形天子西登

見有娀之佚女陸機前緩聲歌云北徵瑶臺女

其二

一枝穠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齊賢曰孝成趙皇后本長安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微行過陽阿主作樂見飛燕說之召入宮大幸許后廢立爲后後寵少衰樂史太白遺事曰白既爲此詞太眞常吟之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恥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妃頗然之上常三欲命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任曠曰傳者謂高力士指摘飛燕之事以激怒貴妃予謂使力士而知書則雲雨巫山豈不尤甚乎高唐賦序謂神女常薦先王之枕席矣後序文曰襄王復夢遇焉此云枉斷腸者亦譏其曾爲壽王妃使壽

王而未能忘情是在斷腸矣詩人比事引
興深切著明特讀者以爲常事而忽之耳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
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齊賢曰名花指牡丹傾國指妃子沉香亭以沉香爲之如栢梁
臺以栢香爲之也傾國事李延年歌並見前王贊曰
太白詩用意深遠非洞悟三百篇之旨趣者未易窺
其藩籬勝庵所謂聖於詩者是也清平樂詞宮中行
樂詞其中數首全得國風諷諫之體如玉樓巢翡翠
金殿鎖鴛鴦是諷其金殿玉樓不爲延賢之地徒使
女子小人居之也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是諷其
不好德而好色不聽雅樂而聽鄭聲也宮中誰第一
飛燕在昭陽是以飛燕比貴妃妃與趙飛燕事迹全
相類蓋欲使明皇以古爲鑒且知飛燕之爲漢禍始而

宴之樂而臨政視事於未央也是時明皇有聲色之惑多不視朝故因以及之也言在於此意在於彼正得譎諫之體太白纔挽得近君當時人所難言者即寓諷諫之意於詩內使明皇因詩而有悟其社稷蒼生庶有瘳乎豈曰小補之哉

鼓吹入朝曲 士贇曰鼓吹入朝曲即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中之鼓吹曲也太白命題添入朝字耳或者謂諷永王入朝而作

金陵控海浦渌水帶吳京鐃歌列騎吹颯沓引公卿槌鐘速嚴妝伐鼓啓重城 齊賢曰唐昇州今建康府楚共王埋金故曰金陵謝元暉鼓吹曲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緑水古今注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以建武揚盛德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捷則令凱歌者也漢樂者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短簫鐃歌

鼓吹一章以賜有功諸侯鮑明遠詩實御紛颯沓樂書曰梁陳田獵制儀同侍中三奏一奏趡一鼓爲一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王贊曰金陵即今之建康也吳大帝自京口徙此遂都焉建康志曰以其地接華陽金壇之陵韋仲將景福殿賦淥水泱泱顏延年詩禁衛徙吳京樂府漢晉有短簫鐃歌二十二曲騎吹者即唐禮樂志所謂北狄樂皆馬上之聲自後漢以鼓吹爲軍中樂馬上奏之毛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天子憑玉几劒履若雲行日出照萬戶簪裾爛明星朝罷沐浴閑遨遊閬風亭濟濟雙闕下歡娛樂恩榮

齊賢曰尚書憑玉几周禮天子左右玉几魏志功臣賜劒履上殿萬石君傳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離騷登閬風而緤馬注閬風山名在崑崙上毛詩濟濟多士吳都賦曰朱闕雙立選詩朝野多歡娛孫綽天台賦雙闕雲聳以夾路鮑照詩雙闕

錄得國風之體其爲諷永王璘入朝無疑末句歸美
朝罷休閑歡娛如此恩榮
如此其氣槩亦可見矣

秦女休行 古詩魏朝協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擬之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讎家羅袖灑赤血英氣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邀遮壻爲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賒何慚聶政姊萬古共驚嗟齊賢曰陸機詩鮮膚一何潤秀色若何餐劉琨詩右手攜龍淵楊脩牋曰流千載之英聲陸機詩輕舉乘紫霞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鮑照詩雞鳴關吏起羽

獄曰前後要遮易云履虎尾不咥人亨漢書爪牙
信布唐百官志中尚署令掌供赦日樹金雞於仗南
竿長七尺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絳幡長七尺承
以綵盤維以絳繩將作監供焉擊棡鼓千聲集百官
父老囚徒坊小兒得雞首者官與錢購或取絳幡而
已書呂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史聶政爲嚴仲子報
仇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破面抉眼自屠出腸遂死韓
取聶政尸暴於市購問莫知誰聶政姊榮聞如韓市
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以妾尚
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
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
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
姊亦烈女也士贊曰漢刑法志詔獄逮繫長安王商
傳詣若盧詔獄枚乘七發曰此戲猛獸之爪牙也此
言勇於報仇冒犯刑憲如履虎尾而不畏落虎之爪
牙也隋書曰禮儀志遇赦日則武庫令設金雞及鼓
於閶闔門外之右集囚於

美□□□衣以贈所歡吳筠歌曰咸陽春草芳

秦女卷衣裳【贊曰】樂府遺聲

府麗四十七曲有秦女卷衣

天子居未央妾侍卷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黄金牀

水至亦不去熊來尚可當微身奉日月飄若螢之光

願君采葑菲無以下體妨【賢曰】漢書蕭何作未央

宮西都賦紫宮是環春秋

元命包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外國傳斯調王

作金牀上天竺佛精舍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橋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漢書元帝行幸虎

圈鬭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皆驚

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

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

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蔓青菲土瓜此二菜者旨

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

惡時并棄其葉（士贇曰）劉向列女傳曰楚昭王夫人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上江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返取符未還臺已壞流水而死微身奉日月飄若螢之光正出晉傅咸螢賦之意賦曰不以資質之鄙薄兮欲增耀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大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於賢臣兮踈外而盡誠此用其意亦比興之作焉觀其末章亦微而顯矣江淹詩恩紅被微身潘岳詩微身輕蟬翼

東武吟（一作出東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士贇曰）東武吟即樂府正聲東門行也晉樂奏古辭云出東門不顧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拔劍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餔糜斯足不求富貴也太白詩則自述其志也又王僧虔技錄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

白日在高天迴光燭微躬 士贇曰尚書序好古博雅君子孟子曰同乎流俗陶潛詩賢達無奈何漢書酈生長揖不拜左思詩功成不受賞楚辭晞白日兮皎皎左思詩皓天舒白日豐植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爲迴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垂三光之明實在陛下

恭承鳳凰詔欻起雲蘿中清切紫霄迴優游丹禁通 齊賢曰事始曰石季龍置戲馬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於木鳳口而頒行梁簡文賦曰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史記景帝居禁中禁中門戶有禁非持御不得入士贇曰賈誼賦曰恭承嘉惠兮晉書晉元帝踐祚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草書若字字尾如鳳尾故云鳳尾詔劉公幹詩拘限清切禁

君王

賜顏色聲價淩煙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衣入新豐〔齊賢曰〕顏延年赭白馬賦曰聲價隆隆孟子曰今乘輿已駕矣東京賦樹翠羽之高蓋孫子曰金城十仞史記金城千里上林賦曰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明皇常賜太白錦袍〔士贇曰〕史范雎傳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鮑照詩輝石亂烟虹後漢輿服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千乘萬騎名曰鹵簿楊雄甘泉賦於是乘輿乃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流星旄以雷爥兮咸翠蓋而鸞旗高唐賦曰蜺爲旌翠爲蓋史李斯上書曰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漢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新豐見四卷注

依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楊子雲獻賦甘泉

[illegible]〔齊賢曰〕顏延年[illegible]

泉還奏井泉賦以風選詩片善辭草萊咸陽秦漢所都今京兆咸陽縣是王公乃諸王三公也王讚曰曹孟德詩對酒當歌謝莊月賦絲桐練響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書微子之命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孟子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

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客日疎散玉樽亦已空

齊賢曰西都賦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史記宦者門傍有銅馬故謂金馬門商君書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王讚曰漢書公孫弘傳侍詔金馬門詳見一卷史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漢書孔融喜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嘗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此反其意而用之

方力猶可倚不慚世上雄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

吾尋黃綺翁〔齊賢曰〕司馬相如傳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左思齊都賦注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王贊曰〕史刺客傳聶政曰士為知己死北詩乃太白放黜之後作此以別知己者抱才於世始遇而卒不合見知而不見用卒章曰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綺翁倦恩不忘之意悠然見於辭外亦可慨嘆也矣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齊賢曰〕樂府遺聲佳麗四十八曲有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蓋古有是事也

妾本叢臺女揚蛾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有彫歇〔齊賢曰〕御覽云趙武靈王起叢臺九域志叢臺在磁州滏陽郡揚蛾蛾眉也杜預注左氏歇盡也鮑照詩李華坐哨歌〔王贊曰〕叢臺在邯鄲蓋趙女也漢書高

又神女賦曄乎如花溫乎如瑩鮑照詩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深庾師成詩坐使紅顏歇

一辭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齊賢曰西京賦金戺玉階宋玉高唐賦旦為朝雲暮為行雨邯鄲縣在磁州東北七十里前漢音義曰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毛詩明發不寐士贇曰江淹別賦應門閉兮玉階苔曹植詩朝雲不歸山邯鄲趙都城長門賦下蘭臺以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晉書宋纖傳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張衡詩路遠莫至倚惆悵袁淑詩沉憂懷明發此詩太白既黜之作也特借此發興敘其發遏之始末耳然其辭意睠顧宗國繫心君王亦得騷之遺意歟

出自薊北門行齊賢曰鮑明遠有出自薊北門行注薊故燕国王士贇曰樂府遺

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出自薊北門行太白此詞
則必爲開元天寶之際命將征伐吐谷渾奚怒
吐蕃而
作也

虜陣横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

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齊賢曰羽書羽檄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虞子陽詩羽書時斷絕風俗通曰文帝時烽火通甘
泉詩云戎車既安王讚曰北荒及明星見四卷注漢
高帝紀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
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
疾速也陶潛詩倏如流電驚鮑照詩羽檄起邊城烽
火入咸陽虎竹符名見前塞下曲注鮑照詩分兵救
朔方又要途問邊急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推

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兵威衝絕漠殺氣凌穹蒼齊

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謝萬曰四坐皆稱將史記匈奴傳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王】贊【曰】晉書景帝紀景帝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視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此用其字漢鄒陽傳莫不按劍而相眄者說苑秦始皇按劍而坐楚辭心飛揚兮浩蕩漢書馮唐曰古之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漢書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濆圍西北遁走史匈奴傳處北地寒殺氣早降爾雅穹蒼蒼天也

列卒赤山下開營紫塞傍孟冬風沙緊旌旗颯彫傷畫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齊賢曰七命曰赤山之精出自薊北門行曰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又曰旌甲被胡霜詩悠悠旆旌【王】贊曰唐地理志開元二年復置松漠

都督府領州入以伏部分置赤山州紫塞事並見四卷注江淹詩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揮戈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單于一平蕩種落自奔亡收功報天子行歌歸咸陽齊賢曰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士贇曰西京賦彎弓射乎西羌史匈奴傳匈奴官號置左右賢王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傳介子斬樓蘭王事並見前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橕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橕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橕犁孤塗單于種落者謂宗種部落也北史高琳詩曰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此詩天寶以前之作也有頌之體焉

洛陽陌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洛陽陌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曰曹植詩借問誰家子古詩回車駕言邁天津橋名
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水
經曰水北爲陽洛陽洛水之北

北上行 士贇曰樂府征行曲太白
此詞則言從軍征役之苦

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磴道盤且峻巉巖凌穹蒼
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 齊賢曰九域志太行山在
懷州西京賦曰下嶄巖以
齟齬魏武苦寒行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
坂詰屈車輪爲之摧 士贇曰西都賦陵磴道而超西
墉西京賦磴道邐倚而正東注磴道閣道也高唐賦
登巉巖而下望兮棗據詩高巖鬱穹蒼詩云陟彼高
岡 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
裳 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 齊賢曰此詩乃祿山初
反作也鑿齒指祿山奔

鯨指史思明崔乾祐之徒謝元暉詩曰奔鯨自此曝
長楊賦曰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應劭淮南子
注曰堯時窫窳封豕鑿齒皆爲人害窫窳類貙虎爪
食人服虔曰鑿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王〕贊曰繁欽
述行賦茫茫河濱實多沙塵尚書宅朔方曰幽都唐
地理志有幽州范陽郡大都督府縣名幽都鮑照詩
烽火入咸陽分兵救朔方漢書地理志武帝開朔方
郡殺氣見前注袁淑詩曰四面各千里縱橫起嚴風
韋曜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沾衣裳前行無歸日返顧思舊鄉慘慽冰
雪裏悲號絕中腸尺布不掩體皮膚劇枯桑汲水澗
谷阻採薪隴坂長〔王〕贊曰劉楨詩水霜正慘愴魏文帝詩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
戀故鄉又向風長嘆息斷絕我中腸陸機詩凝冰結
重澗積雪被長巒漢書民謠曰一尺布尚可縫淮南
子布衣掩形鹿裘禦寒曹植詩毛褐不○形涅槃經

九曲不知高幾里張衡詩曰欲往從之隴坂長猛虎

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飡饑飲零露欒歎此

北上苦停驂爲之傷何日王道平開顔覩天光 齊賢曰古

詩還顧望舊鄉陸機詩曰饑待零露食(士贇曰)古猛虎行辭云饑不從猛虎食陸機詩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嘆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飡書王道平平謝靈運詩開顔披心胷披北上行者征行之曲言行役者之苦也太白此詩其作於至德之後乎隱然有國風愛君憂國勞而不怨厭亂思治之意讀者其毋忽諸

短歌行(士贇曰)樂府詩古皆有此詞言人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爲樂並自戒勗之意太白此詞雖擬之然其辭意則出於騷肆爲誕辭以寄興而已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
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
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
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顏光〔齊賢曰〕陸士衡歌曰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劫世也儒謂之世道謂之塵佛謂之劫麻姑見王方平年可十八九頭作三角髻餘髮散至腰神異傳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設有不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楚辭曰馳六龍於三危兮朝西龍於九濱離騷曰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於扶桑毛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小司命曰援北斗兮酌桂漿淵明歸去來詞曰富貴非吾願〔士贇曰〕曹植詩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蒼穹天也楚辭

詳所祖恐只大人賦西王矐然白首之推也神仙傳天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天爲之笑所以爲電選詩迴車駕言邁

空城雀

王贊曰夾漈先生樂府遺聲序論曰遺聲者逸詩之流也今以義相從分二十五正門二十附門總四百十八曲無非雅言幽思當採其目以俟可考今採其詩以入漈聲樂府內鳥獸二十一曲有空城雀郤不言所始太白此詞則假雀以興孤介之士安於命義幸得祿仕以自養苟避謗妬之患足矣不肯依附權勢踰分貪求也

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鷦鷯群不隨鳳凰族

齊賢曰詩云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東晳詩嗷嗷林烏受哺于子毛詩義疏曰桃蟲今鷦鷯微小黃雀也方言曰桑飛郭璞注曰即鷦鷯也關東謂之工雀又云女工又云巧婦又云女匠張茂先鷦鷯賦巢林不

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屈原惜誦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王贊曰〕莊子云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大戴禮羽蟲三十六而鳳凰爲之長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爲朋黨也

提攜四黃口飲乳未嘗足〔齊賢曰〕家語曰孔子見羅者所得皆黃口〔王贊曰〕劉向說苑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可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食君糠粃餘常恐烏鳶逐〔王贊曰〕劉向新序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夫取倉之粟而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食之粟也粟之

烏鳶食恥涉太行險羞營覆車粟詩不涉太行險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士贇曰）呂氏春秋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淮南子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選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天命有定端守分絕所欲（齊賢曰）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士贇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陶潛辭曰樂夫天命復奚疑謝宣遠詩來哀無定端

菩薩蠻（士贇曰）按此二詞至今其調猶存其所自始乎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士贇曰）謝玄暉詩遠樹曖阡阡生烟紛漠漠謝靈運詩林壑斂暝色古詩明月照高

樓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士贇曰）詩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陸機詩仰瞻淩霄鳥羨爾歸飛翼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士贇曰）古樂府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灞陵見前注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士贇曰）西京襍記漢有樂遊苑陸機思歸賦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於洛湄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五終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六

後學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樂府

發白馬(士贇曰)樂府遺聲車馬六曲有白馬篇亦曰齊瑟行

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黃河簫鼓聒川嶽滄溟湧波濤

武安有振瓦易水無寒歌(齊賢曰)九域志滑州靈河郡治白馬縣黎陽津一名白馬津曹植七啓鐘鼓俱振簫管齊鳴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令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刺客傳荊軻入秦至易水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士贇曰)周禮小行人掌達天子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

樓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士贇曰】詩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陸機詩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士贇曰】古樂府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灞陵見前注 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士贇曰】西京雜記漢有樂遊苑陸機思歸賦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於洛湄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六

後學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樂府

發白馬

（士贇曰）樂府遺聲車馬六曲有白馬篇外曰齊瑟行

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黃河簫鼓聒川嶽滄溟湧波濤武安有振瓦易水無寒歌（齊賢曰）九域志滑州靈河郡治白馬縣黎陽津一名白馬津曹植七啓鐘鼓俱振簫管齊鳴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令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刺客傳荊軻入秦至易水上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士贇曰）周禮地官小行人掌達天子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

路用旌節門闕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鮑照詩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漢武內傳十州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諸仙玉女聚居滄溟山海經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

鐵騎若雪山飲流涸滹沱

齊賢曰淝水之戰苻堅曰我以鐵騎蹙而殺之王郎初立都邯鄲光武趣駕南轅晨夜兼行至滹沱河冰合得渡在今深州〔士贇曰〕范曄後漢書云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雪山山名在西鐵騎馬之皆甲者其多如山其白如雪

揚兵獵月窟轉戰略朝那

〔齊賢曰〕長楊賦西壓月窟史記匈奴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士贇曰〕史記云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後漢地理志安定郡在洛陽西千七百里有朝那城

倚劍登燕然邊烽列嵯峨

〔齊賢曰〕漢書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漢光武紀注曰邊方備警作土臺〻上作桔槔頭上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

淹詩倚劍臨八荒後漢竇憲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唐地理志貞观二十一年以回紇諸部多濫割部州置燕然州唐六典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以置之陸機詩崇臺鬱嵯峨

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王贊曰]班固燕然山銘經磧鹵絕大漠史樂書武王克殷反商車甲釁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以虎皮鄭玄曰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漢黥布傳曰宜掃淮南之衆師古曰掃者謂盡舉之如掃地之焉

陌上桑

[王贊曰]樂府相和歌有陌上桑亦田艷歌羅敷行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亦曰採桑曲曹魏改曰望雲曲按古詞陌上桑有二此則引魯秋胡之事以爲證也崔豹古今注曰羅敷者邯鄲秦氏女也嫁千乘王仁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

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弾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其辭稱羅敷採桑陌上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或言與舊說不同然侍中郎漢官也恐仁初爲趙王家令後爲漢侍中郎也呼趙王爲使君者郎君之稱本於漢恐言使君者猶今言使頭也其辭有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之句故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別有秋胡行其事與此不同此其亦名陌上桑致後人差互其說如王篤陌上桑云秋胡始停馬羅敷未滿臣盖合爲一事也

美女渭橋東春還事蠶作　五馬如飛龍青絲結金絡

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謔齊賢曰漢官儀諸侯五馬梁簡文帝紫騮馬詩曰宛轉青絲鞚樂府有調笑令士贇曰選詩美女妖且閑渭橋在長安見四卷注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爲

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後漢馬皇后傳馬如游龍楚
辭乘飛龍兮北征古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
踟躕又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曹植詩
曰借問誰家子詩曰誰浪笑傲又伊其相謔妾本秦
羅敷玉顏艷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
不顧況復論秋胡齊賢曰陸士衡詩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曹植名都篇古詩纖纖
出素手又纖纖擢素手羅敷歌曰使君自有婦羅敷
自有夫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
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
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
不如逢豐年力耕不如遇公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
婦人曰嘻婦人當採桑以事舅姑吾不願人之金秋
胡子遂去歸家奉金遺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
採桑者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脩身辭親仕五
年始得還乃悅路傍婦人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
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死士贇曰神女賦苞溫

潤之玉顔曹植詩名都多妖女古羅敷行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曹植詩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周礼曰城隅之制九雉漢王祈傳使君顓生殺之柄師古曰爲使者故謂之君曹植詩父母且不願何言子與妻古羅敷行使君謝羅敷還可其載否羅敷亦致辭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寒螿愛碧草鳴鳳棲青梧託心自有處但怪傍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駕空踟躕齊賢曰螿音將蟬屬毛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搔首踟躕士贇曰曹植秋興賦夕草起寒螿之類毛詩注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王粲詩白日忽已暝此六句乃是總括一篇之意謂采桑之婦託心各自在矣路人挑之者亦何愚哉猶用世之士各有所從他人總招之豈能動其心哉碧草青梧亦占羅敷

枯魚過河泣〔士贇曰樂府遺聲龍魚六曲有枯魚却無過河泣字〕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爲魚徒勞訴天帝〔士贇曰〕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齊賢曰〕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復還入作書與魴鱮相教愼出入新序云齊人諫靖郭君曰海大魚碭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士贇曰〕鯨鯢見一卷注劉向說苑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莊子神龍失水陸居爲螻蟻之所制楚辭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

於螻蟻

萬乘慎出入柏人以爲識（齊賢曰）史張耳傳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祖韝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壻礼高祖箕踞甚慢異之趙相貫高等皆氣怒欲殺高祖漢入年上從東垣過〻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欲過宿心動問曰縣名何荅曰柏人〻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九年貫高怨家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治張敖之罪識一作讖（士贇曰）作讖字是孔子曰小子識之義柏人屬趙国師古曰本晉邑班彪遊冀州賦曰醜柏人之惡名兮聖高祖之不宿

丁都護歌（士贇曰）古今樂録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督護丁旿收殮之逵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閣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都護其声哀切後人因其声廣其曲焉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齊賢曰）寰宇記潤州丹陽

商道注道物曰商居賈曰賈（十贊曰）趙紹書曰曲阿爲雲陽縣謝靈運詩曉月發雲陽按潤州圖經丹陽山名雲陽縣也秦時亦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又按後漢書地理志吳郡丹徒曲阿由拳注云干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令囚徒十萬人穿鑿其地表以惡名故改之曰由拳縣即今丹陽也

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

（齊賢曰）世說滿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注云今之水牛唯產江淮間故謂之吳牛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喘也（士贇曰）鮑照詩已沒一何苦哉不容身陸佐公石闕銘曰堯舜暴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此言水濁而成泥也

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鑿盤石無由達江滸君看石芒碭掩淚

悲千古（齊賢曰）唐志作督護此意謂行船於河河水渾濁不可飲雖使萬人鑿石以通江水終不能得當熱而渴飲千古之人視盤石芒碭然豈不悲哉漢書高祖飲芒碭山澤間應劭曰芒音忙屬沛國碭音唐屬梁國二縣之界碭亦音宕（士贇曰）歐陽建詩扁哭摧心肝詩云泣涕如雨毛詩注滸水涯此言江滸則江之涯也陸機詩揮淚敘溫涼太白樂府每篇必櫽括一事而作非泛然而言者此篇之意是詠秦皇鑿非沉以厭天子氣之事徒爾勞民鑿石而不知真主已在芒碭山澤間矣非人力之所能勝也緬熱拖船就飲濁水征夫之苦徒與千古之悲耳或曰詩者所以將下情而通風諭此詩乃是為韋堅開廣運潭而作借秦為喻耳按唐史天寶初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隴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三月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名其潭曰廣運太白之詩其為是歟吳孫權時亦嘗遣校

至雲陽西城道會市行與閣全[illegible]

事然詩意重在末句故以秦事爲證附註異事於末云

相逢行（王贊曰）王僧虔技録曰相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亦曰相逢行

胡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開

王贊曰五花馬見三卷詩註曹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李肇翰林志學士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昧唐翰林故事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蓋天下技能藝術見召者之所處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艶曹植詩借問誰家子三輔黃圖曰三秦記明光皆金玉珠璣爲簾箔

金鞭遥指點玉勒近遲回夾轂相借問疑從天上

來感入青綺門當歌共銜杯銜杯映歌扇似月雲中見齊賢曰漢武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謝承漢書曰鄭引行春白鹿夾轂而行青綺門猶云青綺窓魏武短歌行日對酒當歌劉伶酒德頌曰銜杯漱醪班婕妤詩新裂齊紈素團團似明月士贇曰史銜杯湑接殷勤之歡謝玄暉詩雲中見紅樹相見不得親

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守空閨

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齊賢曰古詩蕩子行不歸空牀獨難守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毛詩錦衾爛兮古詩照我羅床幃陸士衡詩好合纏綿張升與任彥昇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士贇曰蘇武詩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曹植詩妾守空閨裏良人行從軍張載詩纏綿恩彌深古傷歌行微風吹閨春風

正澹蕩着甫來何遲之〔[illegible]〕[illegible]陽旦爲朝雲暮爲行雨〔士贇曰〕鮑照詩春風澹蕩俠思多選古詩軒車來何遲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齊賢曰〕漢武故事曰三青鳥如烏來侍王母傍〔士贇曰〕陶潛詩翩〻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需惟酒與長年蘇武詩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曠佳期〔士贇曰〕曹植詩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漢書韓信傳得須臾至今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司馬遷傳卒卒無須臾之間漢楊惲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古長歌行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吳志駱統勸孫權尊賢接士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謝玄暉詩曰佳期悵何許

千里思

李陵沒胡沙蘇武還漢家迢迢五原關朔雪亂邊花一去隔絶國思歸但長嗟鴻鴈向西北因書報天涯

齊賢曰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單于以女妻陵立爲右校王天漢元年且鞮單于立歸漢使路充國等天子乃遣蘇武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既至單于益驕會緱王與虞常謀反匈奴中常與副張勝相知事發引勝單于怒欲降武等武不降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明年李陵降單于使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武曰必欲降武請即死於前陵嘆曰嗟夫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使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驚謝陵置酒武以始元六

二十餘年病死胡[illegible]

非歸兮爲得漢音【士贇曰】漢書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少時爲侍中建章監天漢二年將步騎五千與單于戰矢窮力盡遂降匈奴爲右校王病死蘇武字子卿以父任爲郎天漢元年持節使匈奴留十九年竟全節歸漢拜典屬國匈奴傳胡地沙鹵多古詩迢迢牽牛星五原郡見前詩注鮑照詩胡風吹朔雪江淹別賦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魏文帝詩慊慊思歸戀故鄉此篇是詠蘇武歸漢李陵送別悲歎之意末句鴻鴈向西北因書報天涯者是隱括陵與武書所謂時因北風復惠德音之語耳

樹中草

【士贇曰】樂府遺聲草木二十一曲有樹中草

烏銜野田草誤入枯桑裏

【齊賢曰】張平子思玄賦曰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古詞曰枯桑知天風【士贇曰】此謂桑寄生也本草圖經曰桑寄生出弘農山谷桑上今處處有之

云是烏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生花黃白色六月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大

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

［士贇曰］漢書成帝紀客士疏惡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也

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

齊賢曰謝靈運詩蒲稗相因依［士贇曰］蘇子卿詩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詩云枝葉未有害本實相撥曹植詩榮枯可立須明皇之時諸王相繼誅戮此詩似有感而作也

君馬黃

［士贇曰］樂錄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有君馬黃晉曰金陵運言晉乘金運也非

齊曰定汝潁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會周將王思政於長葛汝潁悉平也後周曰哲王出言高祖之聖德也援古辭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南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心傷但取第一句以命題其主意不在馬也李

[illegible]君之流只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齊賢曰詩我馬玄黃又亦白其馬〔士贇曰〕與者謂馬之毛色雖不同而其爲馬則一也人之才藝雖有異而其爲人則均也左傳云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共作遊冶盤雙行洛陽陌長劒旣照耀高冠何絶赫（齊賢曰風俗通東西曰陌韓非子曰解其長劒免其危冠陳裴王見君馬黃云五色紛馬黃〔士贇曰〕此言俱以才藝而進仕於朝也楚辭慈長劒兮擁幼艾荊楚故事宋玉爲大言曰彎弓掛扶桑長劒倚天外 後兩句極貴顯之形容也）各有千金裘俱爲五侯客（齊賢曰孟嘗君傳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河平二年成帝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

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鮑明遠詩五侯相餞送(士贇曰)漢書樓護字君卿少隨父爲醫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賓客滿門五侯爭各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惟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此言仕於朝者各有所峙

猛虎落陷穽壯士時屈厄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齊賢曰)司馬遷書曰猛虎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毛詩兄弟急難(士贇曰)此言士而遭厄猶猛虎之落穽雖有牙爪無所復施而同時儕輩不能垂一指之援獨善其身何取其爲益者三友哉此詩其傷朋友之道缺乎抑自遭誣被謗之時所作也耶婉而不迫可謂得國風之體矣

擬古(士贇曰)蕭陽冰潨鄭先生曰始於太白

融融白玉輝映我青蛾眉寶鏡似空水落花如風吹

出門望帝子蕩漾不可期（[illegible]詩曰非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士贇曰）宋南平王詩舞曲佳人舉袖耀青娥阮籍詩蕩漾焉可能

安得黃鶴羽一報佳人知（士贇曰）魏文帝詩願飛安得翼韓詩外傳田饒曰夫黃鶴一舉千里曹植詩南國有佳人興者謂當盛年之時攬鏡自照嘆其顏色之美好未有仇匹復傷世之閲人如水鏡之無心而人者暫少忽老則似乎風中之花時難得而易失亦猶有志之士當強仕之時而不得進用雖有致君之心無自而遂君門萬里固不可期矣復曰安得黃鶴羽一報佳人知者復冀夫在位之人或者能汲引而進之於君側也其亦不忍自絶於君之意歟

折楊柳（士贇曰）崔豹古今注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不存見用黃鵠隴頭折楊柳等十曲

垂楊拂綠水搖艷東風年花明玉關雪葉暖金牕煙美人結長想對此心凄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庭前(齊賢曰)古詩攀條折其榮 班固燕然山銘曰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注老上單于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士贇曰)謝玄暉詩垂楊蔭御溝又透迤帶綠水玉關見五卷注 謝靈運詩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 漢書薄姬傳漢王心慘然憐薄姬

少年子(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少年子

青春少年子挾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丸落飛鳥夜入瓊樓臥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齊賢曰)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以金爲丸流星言其[illegible]

瓊樓瑤林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
河曲之中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
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王贊曰章臺
流星並見前卷注
孟子舜何人也

紫騮馬 王贊曰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有紫騮馬

紫騮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
白雪關山遠。黃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閨。

齊賢曰梁簡文有紫騮馬詩晉王濟善解馬性常乘一馬著連錦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古樂府相和歌有度關山曲恨賦隴山無極又還客海上流戍隴陰古今樂錄紫騮馬曲蓋從軍遠戍懷歸之曲王贊曰孟子白雪之白蔡琰胡笳十八拍關山脩阻兮行路難淮南子黃阜

之埃上爲黃雲古詩相去萬餘里江淹詩渺然萬里遊別賦春閨閟此青苔色

少年行〔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少年行

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託并州兒

〔齊賢曰〕筑見七卷注史荊軻與燕太子別易水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禹平水土分九州如帝嚳之舊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水爲并州〔士贇曰〕史荊軻傳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卿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荊軻雖遊於酒然其爲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美其賢與長者相結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會燕太子丹質秦怨而亡歸求報秦王若謀於田先生田光僂行見荊卿曰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荊軻遂見太子互[illegible]可參看并州兒事見五卷注少

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刺擊魯句踐爭博勿相欺晉曰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士贇曰）古樂府遊俠曲有結客少年場行古詩素絲生有時史刺客傳荊軻遊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之逃去遂不復會後爲燕太子丹刺秦王不中敗死魯句踐聞之私曰嗟夫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子見所引非

其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齊賢曰）西京賦及班固賓問皆曰南望杜霸非眺五陵徐敬詩白馬耀銀鞍劉琨有胡姬年十五詩

白鼻騧

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齊賢曰）別賦龍馬銀鞍毛詩有馬白顛注的顙也爾雅馬黑喙曰騧西京雜記漢武帝得貳師天馬常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九色錦爲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爲之（士贇曰）顏延年羽林郎詩銀鞍何煜爚

豫章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豫章行

胡風吹代馬北擁魯陽關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半渡上遼津黃雲慘無煙（師古曰）洪州豫章郡記曰豫章生松陽門內大二十五圍常心枯晉永嘉中忽更榮茂以爲元帝中興之

漢班超疏代馬依風庾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闕之屬也張景陽詩朝登魯陽關江淹詩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史記淮陰侯傳引兵半渡淮南子黃泉之埃上爲黃雲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白馬繞旌旗悲鳴相追攀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齊賢曰史記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晉庾亮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上揚州白馬牽旒旐古豫章行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士贇曰易白馬翰如禮春官司常熊虎爲旗析羽爲旌古詩白楊多悲風本爲休明人斬虜素不閑豈惜戰鬭死爲君掃凶頑精感石沒羽豈云憚險艱齊賢曰桓玄曰德之休明則肅慎貢其楛矢樂府解題曰豫章行皆是傷離別呂氏春秋養由

基射兕中石矢飲羽李廣居右非平出獵見草中石
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羽王贊曰休明見二卷注史
吳起傳撫養戰鬭之士西京雜記李廣獵於冥山之
陽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或以問
揚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爲開此言生於休明之
世有征無戰之時素不閑習戰鬭之事然公爾忘私
國爾忘家精誠所至
豈復憚險惜死哉 樓船若鯨飛渡蕩落星灣此曲
不可奏三軍髮成斑 齊賢曰潯陽記曰有星墜水爲
石九域志南康軍有落星石史
記注船上爲樓曰樓船王贊曰西京雜記武帝作昆
明池以習水戰池周回四十里中有戈船樓船各數
百艘落星灣在今南康軍城之右唐時屬江州及洪
州輿地廣記曰昔有星墜水化爲石夏秋之交湖水
方漲則星石泛於波瀾之上至隆冬水涸則可以步
涉寺居其上曰法安院選詩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
長詩閟宫公徒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
[illegible]

白

沐浴子王贊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沐浴子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暉。齊賢曰屈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五臣曰察察潔白也汶音問垢塵也老子曰盛德容貌若愚良賈深藏若虛王士贇曰楚辭浴蘭湯兮沐芳華淮南子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

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齊賢曰漁父對屈原曰世人皆濁何不漏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潘安仁詩白首同所歸王士贇曰詩云與子同歸滄浪釣叟即屈原詞所謂漁父者此詩全檃括漁父詞之意前詩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亦此意也其太白涉難後

之辭

悍

高句驪（齊賢曰隋書曰夫余王嘗得河伯女生一卵一男子破卵而出名曰朱蒙夫余之臣請殺之朱蒙東南走遇一大水不可越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於是魚鱉積而成橋朱蒙遂渡追不及朱蒙既建國自號高句驪以高為氏都平壤漢樂浪郡（士贇曰通樂府遺聲蕃胡四句有高句驪

金花折風帽白馬小遲回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

齊賢曰唐禮樂志有高麗樂樂書高麗國樂人紫羅帽飾以鳥羽紫大袖紫羅帶太口袴赤皮雜五色縚繩舞者四人二人黃裙襦赤黃袴長其袖烏皮鞾雙併立而舞舞賦曰長袖交橫又曰翩翩燕居拉㧌鵠驚翩音篇輕貌拉沓飛貌又曰超踰鳥集言舞勢超

麗百濟中宗時百濟樂工人亡散岐王爲太常卿復
奏置之然音伎多闕舞者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
衣履樂有箏笛桃皮觱篥箜篌歌而已金花帽白馬
蹟袖者當時樂舞之飾卽所見而詠之東海俊鶻名
海東青此喩其舞之快捷如海東青之快健也史
記楚世家曰射蜀鳥於東海則又字義之所自出

靜夜思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擧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鄕。

齊賢曰古詩征人相顧白如霜〔士贇曰〕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蘇子卿詩遊子戀故鄕魏文帝詩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鄕

綠水曲

〔士贇曰〕樂府解題綠水者古琴曲名淮南子手會綠水之趣

綠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

齊賢曰馬融長笛賦中取度於白雪綠水注二曲名嵇叔夜琴賦初涉綠水中奏清徵張翰弔賈生賦敢不敬弔寄之綠水淮南子手會綠水之趣高誘曰古詩也李善曰蘋水草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水士贇曰何晏景福殿賦渌水浩浩陶潛詩秋月揚明輝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晉書慕容熈載記曰蕩輕舟於曲光之海

鳳凰曲

嬴女吹玉簫吟弄天上春青鸞不獨去更有携手人影滅彩雲斷遺聲落西秦齊賢曰毛詩携手同行鮑照詩鳳臺無還逕駕簫管有遺聲士贇曰嬴女弄玉也事見鳳臺曲註七啓公叔畢命於西秦

鳳臺曲

士贇曰即古樂

嘗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逢仙子當時別有情。人吹綵簫去天借綠雲迎曲在身不返空餘弄玉名。

士贇曰全篇皆隱括蕭史弄玉事仙傳蕭史得道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後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此詩專詠此事

從軍行 士贇曰王僧虔宴樂相和歌平調七曲有從軍行

從軍玉門道逐虜金微山 齊賢曰陸士衡有從軍行王仲宣有從軍詩九域志肅州酒泉郡領玉門縣玉門關在焉本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通典羈縻州有金微山隸振武軍 士贇曰李廣傳良家子從軍唐地理志玉門屬肅州酒泉郡貞觀元年省後復置開元中沒吐蕃因其地置玉門郡僕固懷恩傳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酋領率衆降分置翰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

爲蕃州以僕固歌濫掖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　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齊賢曰）桓伊善笛撰落梅花曲尤盡巧妙呂婆樓對符堅曰僕刀鏍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士贇曰）古今樂録鼓角横吹十五曲有梅花落乃胡笳曲也　鼓聲鳴海上兵氣擁雲間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齊賢曰）漢書從蘇武非海上（士贇曰）戰國策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唐地理志自馬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

秋思（士贇曰）秋思古琴操商調之曲

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蕪然蕙草暮颯爾涼風吹天秋木葉下月冷莎雞悲坐愁羣芳歇白露凋華滋（齊賢曰）詩云有鳴倉庚注倉庚黃鸝也亦作鸝蕙草[illegible]楚辭[illegible]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illegible]

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謂其鳴

紡緯劉休玄詩曰誰爲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潘岳流芳未及歇(王贊曰)詩春日載陽毛詩疏黃鳥鸝鶹也或謂黃栗留一名倉庚陸機詩蕙草饒淑氣記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宋玉風賦有風颯然而至鮑照詩安能行歎復坐愁楚辭芳已歇而不比古詩綠葉發華滋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此詩亦歎夫光景易流功業不建不知老之將至徒與草木俱腐有志者讀之當共爲之喟然也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齊賢曰)薊州故燕國(士贇曰)詩云豈不懷歸魏文帝詩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古樂府微風吹閨闥羅幃自

飄揚燕草者燕地之草秦桑者秦地之桑也燕北地寒草生遲當秦桑低綠之時燕草方生如絲之碧也秦桑低枝者興思婦之斷腸也言其夫方萌懷歸之心猶燕草之方生妾則思君之久先已腸斷矣猶秦桑之已低枝也末句則興此心貞潔非外物所能動也此詩可謂得國風不淫不誹之體矣

秋思

燕支黃葉落。妾望自登臺。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

齊賢曰西河舊事歌曰失我閼氏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單于匈奴號也顏師古曰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唐志曰沙州燉煌郡壽昌縣西有陽關西北有玉門關士贇曰燕支山名事見第四卷詩注江淹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後漢書班超使西域老思歸上疏云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

門　顥注玉門關今沙州去長安三千六百里按春思

秋思二詩戍婦詞爾征夫不歸春而秋矣登臺而望木葉黃落矣秋高馬肥戎事興矣漢使之出關者亦既回矣今而不歸是無歸之日矣蘭蕙乃女人所佩以宜男者亦復就摧是一年之光景又虛度矣思婦之心當如何其悲也東山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氣象安得復見於後世哉予見所注指以爲二公主之事非也其說從而無據且於詩意全不相肴吾故詳述之以俟後

世之學太白云

子夜吳歌

齊賢曰唐禮樂志子夜晉曲也　王贊曰古今樂錄清商曲子夜亦曰子夜吳聲四時歌亦曰子夜吳歌晉有女子名子夜作是歌甚哀晉武帝大元中瑯琊王軻家有鬼歌之子夜之音同於白紵皆清商調也故梁武本白紵而爲子夜吳聲四時歌明此子夜亦有晉聲者其實不離清商

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粧白日鮮蠶飢妾欲去五馬莫留連（齊賢曰）古詩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士贇曰）此詩事全見前陌上桑註鮑照詩留連徘徊不忍散

其二

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歸去越王家（齊賢曰）梁任昉述異記曰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劉公幹詩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越絕書曰越王得採薪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九域志越州若耶溪即歐冶子鑄劍之處（士贇曰）圖經鏡湖在會稽郡南二十里後漢馬臻順帝永和九年為太守於會稽山陰二縣界築塘周迴三百一十里以畜水吳越春秋越王使相者求美

羅縠教以行步三年而獻之吳王有西施家有東施
家姓施而在西故曰西施圖經若耶溪在會稽縣東
南北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越絕書薛燭對越王曰
若耶之溪涸而出銅

其三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齊賢曰唐志京兆府有長安縣謝惠連有擣衣詩毛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良人大也士贇曰古詩閨中有一婦擣衣寄遠人玉關見前註曹植詩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李善曰良人謂夫也陸機詩苦哉遠征人

其四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齊賢曰洮州臨洮郡治臨潭縣士贇曰古詩纖纖濯素手詩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古樂府綿綿思遠道古詩所思在遠道唐書地理志洮州臨洮郡屬隴右道

對酒行士贇曰樂府相和歌三十曲有對酒行古詞乃曹魏樂奏

松子棲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齊賢曰松子赤松子也九域志婺州金華縣金華山抱朴子云此山可以居神免五岳洪水之患士贇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神仙傳皇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能坐在立亡後易姓爲皇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安期先生事見二卷註

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王贊曰莊子其生若浮[illegible]照詩浮生急馳電陶潛詩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曹植詩顧眄遺光彩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遷改齊賢曰任彥升詩忽覩朱顏改士贇曰此天長地遠歲不留之意陶潛詩常有好容顏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齊賢曰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士贇曰此詩其太白自知非之作乎自少時見天台司馬承禎謂其有仙風道骨繼見賀知章亦目其爲謫仙人後從道家者流受圖籙自負爲二十六天帝外臣有志於仙術亦可知矣今而老之將至前說茫無寸驗因思古之所謂仙人如赤松安期者亦不復再見於世以知自古皆有死死者無不化所貴乎仙者特其精神與天地同流可反老還童留形住世之說誕也古詩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世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迭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良有以歟大白亦祖

此意而
作也

估客行〔齊賢曰〕齊武布衣時遊樊鄧登祚後憶往事作此歌被之管絃〔士贇曰〕樂府清商曲估客樂齊武帝所作也武帝爲布衣時常遊樊鄧踐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是歌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啟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勑歌者重爲感憶之聲梁改爲商旅行其辭二首亦曰昔經樊鄧後假楫梅跟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敘二曰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士贇曰〕古樂府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詩云嗟余子行役一去字見題注

擣衣篇〔士贇曰〕此亦戍婦詞也

閨裏佳人年十餘嚬蛾對影恨誰居忽逢江上春歸燕銜得雲中尺素書齊賢曰嚬蛾嚬眉也禮記離君索居江淹詩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古詩中有尺素書士贇曰楚辭將以遺兮離居古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玉手開緘長歎息狂夫猶戍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爲雙燕泛中洲齊賢曰賈誼策可爲長大息者漢書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唐志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河水分流繞城下因名交河士贇曰唐書地理志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開元中曰金山都督府天寶元年爲郡有守捉交河自縣北八十里有龍泉館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金沙嶺百六十里經石會漢戍至北庭都督府水皆北流入磧及入夷播海古詩思爲雙飛燕銜泥巢若屋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苔生

紅粉樓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鏡看愁髮曉吹員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明月齊賢曰梁簡文帝宛轉青絲鞚士贇曰古陌上桑曰青絲繫馬尾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又聞中有一婦擣衣寄遠人

明月高高刻漏長眞珠簾箔掩蘭堂橫垂寶幄同心結半拂瓊筵蘇合香齊賢曰石季龍起大武殿銀楹金柱珠簾張景陽七命蘭宮祕宇彫堂綺櫳柱預左氏注幄帳也隋煬帝爲太子聞文帝崩遣使賫金合子署封以賜宣華夫人陳氏發之合中同心結數枚謝元暉詩復酌瓊筵醴袁宏夜酬賦門金扉瓊筵梁書中天竺出蘇合香是諸香汁煎之又曰大秦人採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人展轉達中國不大香也士贇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梁武帝歌曰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

春瓊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寢有便憑將金

剪刀爲君留下相思枕摘盡庭蘭不見君紅巾拭淚

生氤氳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齊賢曰高唐賦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士贇曰禮記婦人或賜之蘭茝賜受獻諸舅姑又左傳燕姞夢蘭事則知蘭者婦人所佩之花今夫從軍誰與媚哉幽鬱之情亦可見矣末句曰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意謂滔滔不歸則惟有託夢以從其夫於四方上下耳此亦極其懷思之形容也歟

少年行齊賢曰陸士衡有結客少年場行士贇曰樂府遺聲游俠三十一曲有少年行

君不見淮南少年游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

萬終不惜報讎千里如咫尺齊賢曰唐淮南道古揚州之地荀悅曰立氣岸

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士贇曰江淹別賦乃有劒客慙恩少年報士呼盧事見前注又何無忌傳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漢書傳郭解以軀藉友報仇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莊子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少年游俠好經過渾成裝束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士贇曰王逸荔枝賦曰洛宛少年漢書志曰秦地豪傑則游俠通姦江淹別賦曰羅與綺兮嬌上春楚辭光風轉蕙汎崇蘭鮑照詩笙歌待明發）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久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為知己黃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齊賢曰漢游俠敘曰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覩而慕

之[illegible]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劉向說苑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士贇曰）史聶政姊曰士固爲知己者死府縣盡爲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齊賢曰）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原憲謂子貢曰若憲貧也非病也古詩百年能幾何陸士龍詩飄颻冒風塵（士贇曰）晉庾翼云不能自拔脚於風塵之表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齊賢曰）漢顯宗爲太子于時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士贇曰）遮莫方

言也遮音折此篇末章十二句辭意迫切似非太白之作具眼者必能辯之

長歌行

齊賢曰陸士衡樂府有長歌行古今注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

桃李待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枯枝無醜葉涸水吐清泉大力運天地羲和無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將何宜

齊賢曰古樂府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選詩東風搖百草後漢書鄧禹曰願得効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士贇曰潘岳笙賦宛其死矣化爲枯枝廣雅日馭曰羲和傅玄日升歌曰羲和初攬轡六龍並騰驤此言天運之速光景易流也

桃李務青春誰能貫白日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畏落日月後強歡歌與

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齊賢曰顧愷之與晉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其故曰松栢之姿經霜尤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士贇曰江淹賦桃與李兮嬌上春古詩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又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此詩意全出於此富貴神仙蹉跎兩失亦自自嘆之意與曹植詩繁華將茂秋霜瘁之楚辭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謝惠連詩金石終銷毀晉周處曰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阮籍詩白日忽蹉跎鮑照詩徒有霜華無霜質

長相思

日色欲盡花含煙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停鳳凰

柱蜀琴欲奏鴛鴦絃齊賢曰史記趙王爲秦王鼓瑟楊惲婦趙女善鼓瑟舞賦曰若絙瑟促柱江文通別賦曰橫玉柱而霑軾鳳凰柱刻柱爲鳳凰形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好鼓琴有琴臺在浣溪正路金花寺北元魏伐蜀於此下營城壍得大甕二十餘口蓋以響琴也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爲龍螭鸞鳳列女之狀蜀都賦巴姬彈絃鴛鴦絃以雌雄也或曰成都雷氏善琢琴故曰蜀琴　王贊曰楚詞思不眠以至曙蜀琴司馬相如挑卓文君事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今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齊賢曰晉書嵇康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受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宜燕然山見前註謝脁詩昭還嫉光彩視目增波五臣曰美人既爲娥

樂光彩横出眇然遠視目若氷波傳武仲舞賦眉連娟以增繞今目流涕而横波士贇曰古詩迢迢牽牛星史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絶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劉琨詩涙下如流泉又此曲悲且長謝靈運詩楚人心昔絶越客今腸斷此亦戍婦詞也詞意悲而不傷怨而不誹可謂得國風體矣

猛虎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録相和歌平調七曲有猛虎行古辭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涙下不為雍門琴 齊賢曰唐隴州汧陽郡汧陽縣有隴山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墳墓生荆棘狐兎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曰孟嘗君之尊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涙下承睫士贇曰隴頭水亦古樂府别離之曲正與

雍門琴相對其事則出後漢地理志漢陽郡隴州有大坂名隴坻註曰三秦記其坂九廻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

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顛倒（齊賢曰兩河道河南河北也曹植詩曰繽翩何繽紛（士贇曰孔子家語旌旗繽紛下蟠于地漢書董卓傳論殘寇乘之倒山傾海

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十二月丁酉陷東京十五載六月己亥陷京師以張通儒爲西京留守崔光遠爲京兆尹安忠順屯苑中鎮關中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衛送洛陽陳希烈張均張垍皆降祿山以希烈垍爲相肅宗問李泌強賊如此何時可定泌曰臣觀賊所獲女子金帛皆輸

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士贊曰秦人半作[illegible]
也囚者唐都長安秦地也京師既陷則人被驅虜而
歸於幽燕也胡馬翻衛洛陽草者**一輸一失關下兵**
賊兵屯東京時牧馬於洛陽也
朝降夕叛幽薊城齊賢曰一輸一失謂正月安慶緒
寇潼關哥舒翰擊卻之六月上遣
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
祐軍於靈寶西大敗乾祐遂克潼關大拔歸仁執翰
以降朝降夕叛謂至德二載正月安慶緒殺祿山即
位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牛延玠領安陽軍事十月
廣平王俶與回紇葉護入洛陽慶緒走保鄴耿仁智
說思明歸朝廷思明即囚安承慶遣其將竇子昂奉
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幷帥河東節度高
秀巖亦降十二月子昂至京師上以思明爲歸義王
范陽節度乾元元年六月李光弼以思明終叛陰使
烏承恩圖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及數衣婦人服
請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執承恩集將
佐西向大哭曰臣以三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

欲殺臣命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乾元三年再反正月借稱大聖周王夏四月更國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王贊曰列子女媧氏斷鰲足以立四極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棲棲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齊賢曰史張良者其先韓人秦滅韓良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常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此爲王者師矣旦視之乃太公兵法良因習讀之遇沛公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數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韓信淮陰

人也貧無行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梁渡淮信從之梁敗又屬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信亡楚歸漢漢王以爲大將蒯通説信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豈可向利而背義乎語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史伯夷傳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王贇曰鮑明遠詩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

王贇曰韓非子説難篇夫龍之爲蟲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之説者得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齊宣德皇后令胡塵罕嘗思之

寶書玉劍掛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

王贇曰江淹詩寶書爲君掩李善注云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

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翰曰寶書真經也晉書庾翼曰既輩宜束之高閣**昨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齊賢曰宣城客者太白自道也嘗有贈宣城宇文太守及贈宣城趙太守悅詩晉羊祜都督荊州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王鑽曰魏志陳矯為廣陵功曹使過泰山太守薛悌結為親友戲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郡國君屈陪臣遊乎**有時六博快壯心遶牀三匝呼一擲**齊賢曰招魂菎蔽象棊有六簙王逸注菎音昆玉也蔽簙箸以玉飾之方言曰秦晉間謂之簙吳楚間謂之蔽或謂之箭或謂之棊博雅曰簙箸謂之箭投六箸行六棊故謂六簙鮑容博經曰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又曰分曹並進遒相迫成梟而牟呼五白王逸注倍勝為牟漢書梟騎梟勇也若六簙之梟五白博齒言已棊已梟當成牟晉

劉毅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殊不快管子曰秋禁博塞漢書注曰行棊也 楚人每道

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 齊賢曰唐張旭善草書而好酒飲後號呼狂走索筆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顛初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家藏耳 士贇曰後漢二十八將傳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三吳郡伯皆顧盼四海雄俠兩追隨 齊賢曰通典曰吳郡吳興丹陽為三吳馬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 士贇曰酈道元水經注曰吳興郡會稽郡謂之二吳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顧盼增其倍價西都賦鄉曲豪舉游俠之雄曹植詩曰飛蓋相追隨兩字蓋伯與旭而兩也 蕭曹曾作沛中吏攀

龍附鳳當有時（齊賢曰漢書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主吏耿純說光武曰士大夫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士贇曰漢書贊曰蕭何曹參起秦爲刀筆吏當時碌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爲一代宗臣盛矣哉班固敘傳攀龍附鳳並乘天衢古詩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齊賢曰唐志昇州江寧郡溧陽縣上元元年隸昇州州廢還隸宣州唐禮樂志白紵吳舞也七畧曰漢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陸機詩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士贇曰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古今樂錄白紵歌梁武帝改爲子夜吳聲四時歌詩見三卷注丈夫相見且爲樂槌牛撾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齊賢曰莊子任公爲大鉤

巨緇五十犗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士贇曰古詩
爲樂當及時任公釣魚事見一卷司馬相如長門賦
因交得意而相親按此詩欲非太白之作用事既無
倫理徒爾肆爲狂誕之辭首尾不相照應脉絡不相
貫串語意斐率悲歡失據必是他人之詩竄入集中
歲久難別前輩識者蘇東坡黄山谷於懷素草書悲
來乎矣矣乎等作嘗致辯矣愚於此
篇亦有疑焉因筆於此以俟知者

去婦詞 增 士贇曰此篇郎顧況棄婦詞也後人添
增數句而竄入於太白集中語俗意重
貂鱉之痕斑斑可見可謂作僞心勞
月揣者天予見註已詳茲不復註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遣何去
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却周旋
綺羅錦繡段有贈黄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

自從結髮日未幾離君緬山川家家盡歡喜孤妾長
自憐幽閨多怨思盛色無十年相思若循環枕席生
流泉流泉咽不掃獨夢關山道及此見君歸君歸妾
已老物情惡衰賤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
秋草自妾爲君妻君東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
生啼自從離別久不覺塵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
鴦偶歲華逐霜霰賤妾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
楊柳似此顦顇顏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寄誰肯相
攀君恩既斷絶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作同

心結友蘿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

爲流不歎君棄妾自歎妾緣業薄青初嫁君小姑纔

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

兄夫齊賢曰焉行娶北地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與婦書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蠶長道自生禍殃謝靈運詩序云秀落將盡既餙率意獨駕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先傳秦以周旋張平子詩美人贈我錦繡段列子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汝千金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夫父母也蘇少卿詩結髮爲夫妻謝靈運詩登棧亦陵緬尋昭國語注緬循邈也楚詞惆悵兮私自憐史記三王之道若循環劉越石扶風歌攬轡長嘆息下淚如流泉更

始誅劉伯升光武言笑如常惟枕席上有淚痕古有
關山曲古詩照我羅床幃洛神賦光潤玉顏嶺表錄
異蛾眉形狀似龜唯腹背甲有烘點廣南盧亭夷人
獲活蛾眉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三斤
帶於左臂上飲饌中有蠱毒甲自搖動後卷於使宅
伺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於海畔古今注鴛鴦水
鳥鳬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謂之匹
鳥詩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曹植詩賤妾當何依芙蓉
蓮花晉書蕭撫之質望秋先零陸韓卿儒子妻歌歲
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蓉阮嗣宗詩憔悴使心悲選詩
餘生本已多曹植雜詩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
玉臺新詠焦仲卿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如我長



